

Lt:Ric



# 关于雅加达省长的海报及天花板

■ 本报评论员：余凡

胜选连任的佐科总统就职两年，忙着加强基建、振兴经济、整治政务、抗疫救灾。但就是有些人却按耐不下“凌云壮志”，对远在2024年的总统选举蠢蠢欲动；他们及其团伙忙不迭的搞民调、夸业绩、拉帮派、秀亲民……甚至在闹市街口挂起“宣传海报”！

《独立网》(Merdeka.com)于8月30日报道，雅加达西市史利比(Slipi)区地方法院附近热闹的行人天桥上挂着“2024年总统候选人”的巨幅海报，吸引了过往民众的目光。雅京省长阿尼斯(Anies Baswedan)的肖像赫然在上，旁边是自称“人民统一行动”总部领导人的头像，以及“公正及繁荣地站起来”的口号；不时有几个路人在海报前拍照留念。

国民民主党(NasDem)的雅加达省议员如比特(Jupiter)对记者说，支持阿尼斯省长竞选2024年总统的海报是民众自由表达意见的形式，“展现了对省长防控新冠疫情的满意，也反映了草根阶层对其政绩的高度认可。”“雅加达特区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不足500例，本省民众限制令(PPKM)已下调成3级，大部分市区已被归为绿色区域，没有别的省长能够比得上。”“阿尼斯履行任务的成绩优异，可给予信任，是为群众权益及民生利益而奋斗的领导者，相信NasDem全党一定支持，这应该没问题。”极尽了吹捧的能事。

《时代网》(TEMPO.CO)于31日报道，雅加达西市帕尔曼将军(Letjen S.Parman)大路行人天桥上违规悬挂“阿尼斯成为2024总统”的海报。雅加达城管队(Sat-

pol PP)队长阿利宾(Arifin)向记者表明：“当我们到那儿准备拆下时，那幅海报却看不见了。”他慎重声明，不知道是什么人挂起的“竞选海报”，按规定，城区内任何海报必须先处理相关的手续。“我们只是要求他们处理准证，照章办事。”并不干涉城管权限之外的其他事物。

最近，民调机构“印尼政治观点”(IPO)针对有望参选2024年总统宝座的知名人物被选率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在拟定的20名政要中，阿尼斯以18.7%高居榜首，中爪哇省长甘扎尔(Ganjar Pranowo)得16.5%次之，排名第三的是获13.5%支持率的旅游部长乌诺(Sandiaga S.Uno)，民主党(PD)总主席阿古斯(AHY)以9.9%暂列第四，而向来名列前三的国防部长帕拉波沃(Pabowo Subianto)却滑至第

五，仅获7.8%支持率，引发各方猜测。

《人民思潮》属下的“消息网”(KABAR BESUKI)引述政论员卢迪(Rudi S.Kamri)的话题：“雅京省长胆怯，不敢面对有关电动车赛的质询。”斗争民主党(PDIP)及团结党(PSI)针对2020年被推迟，耗资巨大的电动车赛事，仍被雅加达省长坚持必须在其任期结束前的2022年6月举办表示不解。两党共33名议员提出质询动议，但遭7个党团拒绝。

鲁迪在视频中说：“我怎么看，阿尼斯都不像其支持着所吹嘘的那么高明。他能言善辩，为何不能向质询者解析赛车计划的好处及收支预算？为什么在疫情困局中仍固执地举办赛车活动？为什么高达5600亿盾雅加达人民的财政预算(APBD)那么轻易被挥霍？”

《胜利网》(Viva.co)于9月2日报道，位与雅加达中心区的省议会(DPRD)大楼几天摆满了鲜艳夺目的“天花板”及花环。那都是雅加达百姓表达对PDIP及PSI省议员的支持，鼓励他们坚持对省长计划于明年在雅加达国民纪念广场(Monas)附近举办的电动车赛，行使质询权。尽可能挽救即将被大肆挥霍的财政预算(APBD)。

虽然还不能确定“天花板”来自什么团体，但上面所写的字却让人震撼、揪心！有的写道：“悲哀，省议会7个党团不支持雅加达人民，不为维护人民的利益而进行质询。”“人民的声音因7党集团拒绝质询而动议而消亡。”但也有为两党议员鼓劲的：“坚守公开透明的PDIP及PSI党团真棒(Bravo)。”而网上更是弥

漫着支持对车赛进行质询的声浪！

专家认为，针对雅京省长的质询动议(interpelasi)的提案有其迫切性，因为雅加达省议会即将对2021及2022年的“公共政策预算”(KUA)及“改变最高指标及优先事项临时预算”(PPAS)的更改计划进行讨论审核。何况，根据雅京省长2021年第49号指示(Instruksi)，电动车赛事是2022年必须执行的优先事项。“七党集团”会维护什么人的利益呢？

社交媒体评论，阿尼斯省长“逐鹿”2024的雄心路人皆知，这些“海报”只是秋毫之末；接下来的追捧者、“杀手锏”和利益集团还多着呢。然而，涌现的“天花板”肯定已映入佐科总统的眼帘，还有那些随波逐流、背离民意的政客……我们静观事情的演变吧！

■ 雅加达：思萍

再过两天就是八月了，酷热的七月阳光依旧在烧烤着大地，多么希望八月会带来几场倾盆大雨，不然，真会像一些欧美国家，在热浪高温淫威下，死了不少人！近几个月来，世界各地频频发生洪水、山火、台风、地震……气候的喜怒无常，加上人为的战争，让无数的灾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

更让人胆战心惊的是，一年多来的新冠肺炎病毒变本加厉在肆虐着人类，感染而死的人数已达四百五十多万，看来不但没罢休还日益增多！……

因感染了新冠病毒，我被隔离在如蒸笼般的三楼房间里已整整三个星期，每天开足了空调，但冷气仍然压不过从房顶瓦片上渗透下来的热气！

热！可以冲凉，可以开足空调，可以拼命多喝冷饮，但心头那股从未有过的孤寂、无助与恐惧却总在心头间徘徊，挥之不去！

多么留恋那每天清晨起床匆忙梳洗赶上班的日子，就连走在那车水马龙

## 七月的噩梦——儿子感染新冠隔离记

到处堵车的街道，偶尔还会碰上满脸尘土的不如意事，但总比现在被“软禁”在这小房间里好上千万倍！

幸亏楼上还有洗手间，还有个小阳台，闷得发慌，可以出去伸伸懒腰晒晒太阳吐吐闷气，只不过阳台上能“观赏”的风景却仅有层层叠叠的房顶与远处几栋高楼，马路上人来人往的景象再也看不到；夜间，小小房间里只有我孤身只影，陪伴在身边的只有手中的手机与桌上的电视机，平日伴随在身边的妻儿只好呆在楼下，不可接近我，有时只能在手机屏幕上见面聊天。这病毒就如恶魔般可怕，容易传染人，若家人又被我传染了，尤其上了年纪的爸妈，那就不敢去想象了！

午夜，总是在恶梦中惊醒，坐起来心头还砰砰的直跳，又不知道梦见了什么？就这么醒了又迷迷糊糊中睡去……

清晨，被咯咯咯的敲门声惊醒，原来是妻子已

准备好早点放在门前。这二十多天来，妻子将一日三餐给我和儿子准备得妥妥当当，又送吃又送喝，弯腰梯上上下下一天不知多少回，真辛苦她了。这些日子来的恐慌与惊吓，从手机视频上看到她人也憔悴了。二十五天了，明天我再去做检测，这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日子应该结束了吧！

想起来真像做了一场噩梦！因我国的新冠确诊人数从6月中旬起就节节攀升，从每天几千的越过了一万、二万、三万……到7月中的12日和13日连续两天达到4万多，14日更首次超过5万，打破了我单日新增记录，更遭的是，每天死亡的人还不断增加！

措手不及下，政府马上颁布于7月3日开始在爪哇岛和巴厘岛等地区实施“紧急社区活动限制”措施(PPKM)。

也许我的运气坏，本来可以呆在家工作的，六月底却不得不到税务局走

一趟，没想到这一去就被“新冠”找上了。

七月二日，清晨起来觉得头晕并全身酸痛，喉咙干燥不舒服，还有点发烧，以为是平常的感冒，我马上找来了已备多时的“莲花清瘟胶囊”服下，就这么疲倦的躺了两天。母亲请教了她群组里的医生，他怀疑这是新冠初始的症状，要我去做检测，没想到真的检测出阳性，我中标了！瞬间，全家人仿佛掉入了无底深渊！回过神，就决定将自己隔离在三楼上。

心中阴影忽然驱使我要爸妈妻儿马上去检测，希望他们不要被我传染，忐忑不安的熬过一夜，下午他们的检测结果出来了！

万幸爸妈和妻子都呈阴性，八岁的儿子却被感染了，而当晚还发高烧，我们全家人又一度陷入惶惶不安中！还是妻子能沉下心来，向其孩子曾得过新冠的朋友取经、要了他们的药方及治疗经验。母亲还不断向望西老师介绍的龚医生咨询，龚医生建议给儿子减量服“莲花”与“清肺”，同时也吃了小儿科医生开的消炎与退烧药，两天后儿子就没有什么症状了。望西老师还在我们等待订购的药物期间及时给我们送来了救急的药品，非常感谢他们的关心和帮助。

儿子被我感染后，我们父子同病相怜，一起被隔离在三楼房间里，无形

中我有了个伴，呵呵，老天爷开的玩笑也太大了！两星期后，我们去检测，儿子呈阴性我却还阳性。想来真不明白，因吃的药太多了让胃不舒服与心悸外已算康复了，这残余病毒是否还依依不舍离开？

应该谢天谢地，是否因我已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还是连服几天的“莲花”与“清肺”？让病情不会恶化而且很快痊愈过来？而且万幸爸妈和妻子都不会被我传染，只是这“残余”的新冠魔头还赖在我身上不肯走，那天与孩子去检测还呈阳性呢！今天已二十五天了，相信明天再去检测，定能让我摆脱这难受的隔离日子！

这可怕的经历，会一生一世的铭刻在我心间，这是一场难忘的噩梦呀！（完稿于8月底）

雨季

### 敬古诗二首

■ 棉兰：敬古

棉兰烈日难当，  
郊野城镇暑气扬。  
蕉雨倾驱三伏热，  
椰风飘送半分凉。  
蜻蜓嬉戏池中水，

彩蝶翩跹柳岸塘。  
午后乌云天地暗，  
滂沱一夜又骄阳。

秋

细雨入秋凉，

金风过野塘。  
残蝉鸣柳岸，  
蛙鼓闹荷塘。  
断雁孤声远，  
疏枫寂影长。  
枝头黄叶落，  
不等菊花香。

在峇厘岛有一种名为“中国英雄舞”(Baris Cina)的传统舞蹈，它是誓言执行的一部分，至今仍然存在峇厘岛巴洞县(Bandung)的勒农村(Renon)。中国英雄舞，顾名思义，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体现在演出服饰和伴奏乐器加美兰(Gamelan)使用了中国大锣——贝里锣(Gong Beri)。演出时，十八名男性舞者分为两组。第一组的九个人身穿黑上衣和黑裤子，肩挎白色绶带，头戴黑色宽帽子，手握一柄长剑。表演结束后，他们会坐到大锣旁边。而另一组人穿着一身白衣服，戴着黑色帽子，再挎着黑色绶带，跟第一组面对面坐下。首先，第二组的一个开始攻击第一组，后来所有人都挥舞着长剑入魔了。最后村里一位长者，把圣水洒向舞者和观众，现场归于一片宁静祥和。

巴龙舞(Barong)是峇厘岛的另一种传统舞蹈，它是一种神圣的仪式(Bebali)，是前东印度时期流传下来的。人们猜测Barong这个名字起源于Bahrang，意为“熊”，是印度教和佛教文化中的一种神兽，它穿着的花被子，和受佛教文化影响的大鼓一样，来源于中国和日本。巴龙有两种，一种只有两条腿，而另一种有四条

腿。兰东巴龙舞(Barong Landung)里的巴龙就只有两条腿，体格较大。雄性巴龙叫做杰罗·格德(Jero Gede)，而雌性巴龙叫做杰罗·鲁(Jero Luh)。人们带着这对巴龙在村里巡游，为农田和居民们祈求福佑。关于兰东巴龙舞的来源有一个传说，查亚·潘古斯(Jayapangus)国王的妻子看到自己儿子残暴治民，悲恸过度去世，国王因此哀痛致病。后来，在美丽姑娘江菁薇(Kang Chin Wei)的协助下，中国的女大夫林恩布(Empu Liem)治好了查亚·潘古斯国王。国王爱上了这位美丽的江菁薇，并迎娶了她，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一直没有孩子。每当他们出游时，总有人民前来请求福佑。他们去世后，人们为了纪念他们，把他们塑造成两头巴龙，以延续赐福的传统。《民族协同媒体》(Media Sinerji Bangsa)2001年第34期报道，峇厘岛出现了一个关于兰东巴龙起源的新传说，故事与中华文化有关。故事说道从前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江姓商人，他的女儿名叫江菁薇。有一次她和名儿坐船出远门，来到峇厘岛的巴诺拉占(Panorajan)王国，船搁浅了。国王斯里·查亚·潘古斯爱上了江菁薇并娶她为

## 艺术表演舞台上的华人 (2)

■ 尤莉安蒂·巴拉妮(Julianti Parani)



兰东巴龙舞

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被峇厘岛的人民永远铭记，他们决定制作一种大型面具木偶——兰东巴龙。这个传说成为舞剧《巴陵江传说：斯里·查亚·潘古斯国王和江菁薇公主》(Legenda Balingkang: Raja Sri Jaya Pangus dan Putri Kang Cing Wei)的创作灵感。在第24届峇厘岛文化节，印华百家姓协会(Paguyuban Sosial Marga Tionghoa Indonesia)峇厘岛分会表演了这个故事。

峇厘岛也有不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巴龙舞，它们起源于峇厘岛巴杜布兰村(Batu Bulan)。这种巴龙舞

讲述了《罗摩衍那》(Ramayana)里的故事，并已经成为日常的游客观赏节目。

在爪哇传统文化里，中国末纳(Menak Cina)是一种日惹特色的舞蹈，是爪哇木偶戏(Beksan Golek Kaya)系列故事之一。巴斯基·古斯沃洛哥(Basuki Kusworogo)是故事的主要创作者，他们于1973年和1976年在伊斯玛伊·玛祖基艺术中心(Taman Ismail Marzuki, 简称TIM)创作了这种木偶戏，后来真人哇扬文化协会(Perkumpulan Wayang Orang Jaya-Budaya)首创采用真人哇扬来演出。真人哇扬文化协会于

1970年由贾亚古苏莫(D. Djayakusumo)和萨多诺·W·古苏莫(Sardono W. Kusumo)等文化人在雅加达创办，并活跃至1978年。

中国末纳真人哇扬(Wayang orang Golek Menak Cina)是由苏丹哈吉古布沃沃诺九世(Sultan Hamengkubuwono IX)大约在1942年前后提出的设想，它根据巴格兰(Bagelan, 中爪哇城市)木偶戏的舞蹈风格进行创作。中国末纳(Menak Cina)的故事改编自阿米尔·哈姆萨(Amir Hamzah)的故事，讲述了宏德德(Hongtete)国王的女儿，一个中国姑娘黛薇·安达宁伽尔(Dewi Adaninggar)在梦中得到神的启示后，爱上了科巴罗曼(Koparman)国王阿米尔·安巴亚(Amir Ambyah)的故事。宏德德国王同意安达宁伽尔公主带着中国军队前往科巴罗曼王国。到了那里，安达宁伽尔公主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三角恋情之中，因为阿米尔·安巴亚已经娶了戈蓝国(Kerajaan Kelan)的公主为妻。后来，在跟戈蓝国公主争斗中，安达宁伽尔被害死了，因此，她的亡灵发誓等到戈蓝国公主生下与阿米尔·安巴亚的孩子之时，她要报仇雪恨。据说，现今在日惹王宫(Keraton Yogyakarta)的中国末纳表演

(Beksan Golek Menak Cina)还在不断地丰富完善，尤其是在舞蹈动作的美化上，以使表演更像是由木偶故事改编而来的舞蹈，而不是舞起来的木偶戏。

近来关于峇厘岛传统勒贡舞(Tari Legong)起源是否受到中华文化影响，产生了一些争议。伊·诺曼·冷邦(I Nyoman Rembang)等人在1974年至1975年间进行了一项关于勒贡舞表演艺术发展的研究，并总结了三种勒贡舞的起源和背景。其中一个新奇的说法是，勒贡舞与一个来自京塔马尼王国(Kerajaan Kintamani)，名叫李孔(Lee Khong)的华人奴隶有着联系。他专心致志地学习神圣的宗教仪式中桑扬戏(Sanghyang)的动作，并编排了一支优美的舞蹈，第一次演出便得到国王和人们的赞誉。后来这种舞蹈被称作李孔舞(Tari Leekhong)，后来演化成为勒贡舞(Tari Legong)。据史蒂芬·戴维斯(Stephen Davies)记载(2008: 196-197)，2003年他采访了本度路(Bedulu)的勒贡舞蹈大师阿优·格度·穆冷(Ayu Ketut Muklen)，她承认并强调了勒贡舞起源中的中华文化影响因素。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